

火 怪

王 知 四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兩篇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故事。反動標語哪裏來篇寫一個反革命分子鑽進百貨公司後，一直利用兩面派手法進行破壞活動。當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露時，他就猖狂地張貼反動標語，說胡風是好人，瘋狂地向黨、向人民進攻。公安人員經過一個短時期的調查和偵察後，終於逮住了這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怪火篇寫暗藏在中國花紗布公司中的一個反革命分子，和一個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資本家勾結在一起，放火燒毀倉庫。放火前，這個反革命分子又用刀刺傷自己，假說自己曾和放火特務惡鬥一場，給特務刺傷了，企圖以此來矇蔽公安人員和羣衆的眼睛，但是公安人員很快地就拆穿他的鬼把戲，把他和那個反動的資本家逮捕了。

目 錄

- 一 反動標語哪裏來? 1
- 二 怪火··23

反動標語哪裏來？

一 綫 索

某某百貨公司的女廁所裏，發現了一張反動標語。貼這反動標語的傢伙非常狡猾，恐怕給人認出筆跡，就把書報上剝下的字聯串起來，高高地貼在女廁所的牆上。這事情像一陣風似的傳到了職工同志們的耳朵裏。大家聽了，都非常氣憤。

公安局派了兩個工作人員，在公司裏偵查這件事情。他們跟公司領導上談了些問題，又在女廁所那邊實地察看了一下，可是只得到一點點綫索，那就是這反動標語上的兩個字，是從一個女職員孫月珍的書本上剝下的。而在女同志中，孫月珍的個子是最高的，

加上她的神色又很慌張，這就成為大家懷疑的中心了。

這兩位公安人員經過了一段了解工作後，就回到辦公室裏。瘦長的一個是科長陳強，他坐在那裏，對着那張標語出神，辨別其中一個用鉛筆勾了輪廓、再用墨水描畫的字，到底是怎麼樣弄成的。另一個中等身材濃眉大眼的小伙子，是陳強的助手孫彪三，他用手支着下巴，也在深思。陳強忽然推開了那張反動標語，問他的助手說：

“你從這許多現象裏，初步有了怎樣的看法？”

“我覺得懷疑孫月珍是有根據的，”孫彪三用右手扳動左手的指頭。“第一，反動標語貼在女廁所裏，有兩個字是書上的，而她就是丟了書的人；第二，標語貼得那麼高，只有孫月珍勉強夠得上；第三，孫月珍那麼恐慌，很有點失常。”

“你的看法是對的，但不等於結論。現在

下結論還太早，主要還得深入的調查研究。我們要研究各個現象中間有什麼聯系，撥開迷惑人的東西，抓住問題的本質。”陳強說得十分沉靜。“不能因為反動標語貼在女廁所裏就說是女職員幹的，也不能因為貼得高就說是孫月珍幹的；也要估計到這也許是敵人散佈的疑陣。”

孫彪三不言語。隔了半晌，還是很有把握地說：“孫月珍是女職員裏面起得最早的一個，平時大家知道她每天起早是為了讀書。起早為了讀書，難道就不上廁所嗎？發現這標語的為什麼不是起得最早的孫月珍，而是另外的一個女職員？”

“這些現象都可以研究。”

陳強剛說了這一句，走進一個粗壯身材的公司裏的秘書科科員杭友生。公司領導上為了協助他倆的工作，派了兩三個得力的同志參加，杭友生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杭友生反映了一些情況，一提起他們科

裏文書張力，就說道：“不久以前為了評級評薪，同志們對他提了不少意見，鬧過一個時期的情緒。平時工作也拖沓，科長批過的文件，他只要蓋上印就可以退回各科室的，却偏偏壓在那裏，一件件的看，好像要他批准似的。至於科長親自交給他幹的事，却總是幹得挺快，平時也會向上級奉承。”杭友生認為這個人的味道有點不對，有點可疑。

陳強聽着，沒表示意見。他的助手孫彪三向杭友生黑黑的四方臉看了半晌，問道：“是團員嗎？”

“是！還要求入黨呢，曾寫過兩次報告，申請入黨。”

孫彪三嘴上不說，心裏却在想，杭友生所說的，很多地方是屬於工作作風的問題，不能因為工作作風不好，就懷疑他是反革命分子，也不能因為他鬧過情緒，就懷疑他貼反動標語。所以他接着又問道：

“發現反動標語以後，他的表現怎麼樣？”

“還沒有什麼失常的地方。”

孫彪三睨了杭友生一眼，嘴角抽動了一下，沒有說出話來。陳強在本子上寫了幾個字，回過頭來說道：

“杭友生同志，你再想想，張力還有什麼情況沒有？”

杭友生本來爽直，一聽這話又說：“張力是由失業登記來公司工作的，起初是招待員，工作真賣力，所以提升到秘書科做職員，可是提升以後，慢慢的工作拖沓了。這也是怪事吧？”

陳強又在本子上寫了幾個字，不做聲。孫彪三有點耐不住，正想開口，陳強對他看了一眼，他便閉口不談了。

杭友生走了以後，陳強對孫彪三說：“目前我們已經得到好幾個線索，我想把這些人過去的材料熟悉一下，你也一同到人事科去。今晚我回到局裏去彙報，再仔細考慮些問題；你留在這裏，不要驚動太多的人。”

陳強把那張標語放在抽屜裏，才站起身子。他那瘦長的個子，沉靜的態度，以及那雙發光的烏黑的眼睛，好像都說明他不肯把任何問題輕易忽略過去，却也不肯對任何問題急忙下斷語。

二 追 踪

據好幾個女同志反映，孫月珍這兩天飯也吃得比往常少，情緒很不安寧。這更引起孫彪三的注意。更奇特的是，今天早上，孫月珍的書在走廊的紙簍裏發現了。這可能是她要的手段，想藉此證明確是人家偷了她的書。不過，她是團員，在團內威信也很高，父親是鐵路上的老工人，家庭成份也不壞。這裏倒是很有些矛盾。

孫彪三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地思考着這些問題。他還是認為發現孫月珍這些情況是非常重要的，他還想繼續在她身上多做點工作。他看看錶，已經晚上八點鐘了，陳強說是今晚

上要回到這裏來的，怎麼還不來呢？隔了一會，陳強來了，他的神色有點疲勞，但他還是靜靜地聽了孫彪三彙報一些情況。正在這時，杭友生敲門進來了，他很緊張地瞪出了眼睛，急急地說：

“又發現一張反動標語，在男廁所的牆壁外面。”

這使孫彪三的大眼睛睜得更大，兩條濃黑的眉毛緊蹙在一起。“什麼時候發現的？”他轉到杭友生身邊。

“就在這個時候，離現在還不滿十分鐘。”

“標語上說的是什麼？”孫彪三右手捏着拳頭，抵在桌面上。他很憤怒，預備把敵人一把抓住似的。

“是我和張力一同發現的，仍舊是從報紙上剪下的字，內容是‘胡風好人’，那‘好’字特別大，是從‘中蘇友好報’報頭剗下的。”

“張力？就是秘書科的張力？”孫彪三小聲地說。

“唔，問題越來越複雜，鬥爭也越來越尖銳！”陳強拉一張椅子給杭友生。“杭友生同志，先冷靜一點，把當時情況談一談。”

杭友生告訴他們，今天晚上，在小組討論“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”的時候，杭友生到廁所去，張力在後面相跟上來，把外面走廊上的電燈一開，便看見牆壁上橫着一張“胡風好人”的反動標語。杭友生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張力摩拳擦掌地說“他媽的，反革命分子真大胆！”回頭就告訴了科裏的同志。大家一聽，都去看了，杭友生便趁機對秘書科的孫科長說，要他注意不讓別人把標語撕下來。當時小組討論無法繼續了，他就到這裏來報告這個情況。

“上次你說過，張力的氣味不對頭，是不是？今晚他發現這個標語，有什麼反常的現象沒有？”

“那倒沒有，”杭友生遲疑着說。“我們科長回到科裏恨得躁腳說‘敵人竟敢向我們這

樣示威！’張力也非常生氣，他說‘這種反革命分子調查出來，一定把他槍斃！’看來他也很氣憤咧。”

這時候，孫彪三眼望着窗外，已經想得很遠了。過了一會，他回轉頭問杭友生道：“現在你相信是誰幹的呢？”

“看樣子，倒也不像是張力啊。”

孫彪三立刻覺得，雖然幾條綫索都在進行了解，可是自己死心眼地盯住孫月珍是不對的。他在心裏警告着自己：“應該擴大自己的視野，應該從多方面考慮問題。”

杭友生還得回到小組裏，不能多耽時候，也就走了。

“科長，”孫彪三立刻對陳強說。“反革命分子雖然狡猾，但他越活動，越容易露出它的尾巴。”

“這句話才說得有幾分意思，”陳強笑了一笑。“你現在的看法跟前幾天有什麼不同吧？”

“有很大不同。”

“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採取主動，工作更要緊張，緊緊地抓緊時間。來，我們先交換些意見，等到大家回宿舍以後，再去看看這次的反動標語。”

陳強說着，指指身旁一個椅子，孫彪三默默地坐了下去。

三 突 破

這幾天，杭友生常常抽出半天時間，協助陳強和孫彪三進行一點工作。這天下午，他回到自己科裏時，孫科長不在，大家都在埋頭工作。張力左手壓着米達尺，右手握着尖尖的鉛筆在劃表。他隨便地走過去望了一眼，張力便半真半假地連忙搖手說道：“有關秘密，暫時不能公開。”

“別開玩笑，是什麼秘密？”

“這是機構人員編製表，恐怕有些部門要精簡人員吧。”

杭友生沒有把這話聽進耳朵，却打開自己的抽屜找東西，找了好半天，才把昨天寫的一份報告找到。他明明記得這份報告是夾在學習本子裏的，現在却夾在學習材料裏了。他想來想去，相信自己沒有記錯。

“老杭，人事科有什麼事，要你每天去幫忙啊？”

“整理些舊的檔案罷了。”杭友生協助陳強和孫彪三工作，對科裏的人說是在人事科臨時幫忙。

“怎麼對反動標語的事還沒有眉目呢？你有什麼消息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杭友生說的倒是實話，這幾天他確實整理了公司裏好幾個人的舊材料，有時也往外跑了幾次，對反動標語的事到底進行得怎樣，他確是不知道。現在他發現報告換了地方，嘴上不說，心裏却着實吃了一驚，決心到孫彪三那邊去告訴一下，認為這是偵查過程中的一個情況，於是就跑了去。這時，陳

強正放下電話聽筒，孫彪三在寫着什麼。他把情況講了之後，陳強慢慢地說道：

“很可能是你記錯了，你自己昨天就是夾在學習材料裏麼？”

“我記得很清楚。”杭友生一邊這樣說，一邊不斷地抱怨他自己，他雖對張力沒有過去那樣懷疑，却仍舊不放心，他認為這是應有的一般的警惕性，却仍粗心大意地放在抽屜裏了。孫彪三不管他的抱怨，很有興趣地問他：“你說可能是誰幹的呢？”

“這哪裏能知道？只怪我警惕性不高！”杭友生噉起大嘴，非常生氣。

“敵人的花樣才多咧。”陳強笑了一笑。“你們再研究研究吧，我跟經理有約，已經到了時間。”他說完就走了出去。

約摸過了半個鐘頭，陳強來電話，要孫彪三和杭友生一起到經理室去。經理室裏已有好幾個人，正在彙報些情況。等到彙報結束，他們剛離開經理室，下班鈴聲響了。陳強看

看手裏的大本子，自言自語道：“糟糕，要到我們那個樓上去兜一轉，路程太遠了。”

孫彪三說他願意去送這個本子。

“我說這裏離秘書科近，就讓杭友生同志拿到他那邊放一放。”

杭友生對陳強這話吃了一驚。“這還使得？不是我的報告有人偷看嗎？”

“我總在懷疑是你自己記錯的。這個本子拿在手裏實在不方便，只要放那麼一頓飯的時間，我想不會出什麼紕漏的。”

杭友生見陳強這麼有把握，就接過本子去了。走到那裏，秘書科幾個同志剛出來，正在鎖門。

“慢點，我還有事咧。”杭友生推了門進去，把手上紅漆布面，封面上有燙金五角星‘公安’兩字的本子鎖在自己抽屜裏。回過頭來，看見張力和另外一個科員還等在門口，便很抱歉地說道：

“你還等我啊？”

“怕你匆匆忙忙忘記了鎖門。”張力說。

他們走進飯廳，各自排隊拿菜，各自就座。杭友生剛找到座位坐下來，忽然一個念頭，記起了張力，立起來四面一看，却看不到張力。問另外那個科員，也說一轉身就沒有看見。這引起了杭友生的懷疑，他想起那份報告搬了地方的事，他連忙放下碗筷向秘書科跑去。“難道張力會偷看我的報告嗎？難道他真的去偷看本子嗎？”這麼一想，他心裏不由得感到一陣恐怖。

秘書科的門關得好好的。杭友生再走近窗口，往窗縫裏一看，全身打了個寒噤，原來張力正在偷看那個本子！他大吃一驚，很想衝進門去一把扭住，使得這反革命分子不能抵賴；可是這幾天常常跟陳強接觸，好幾次聽到陳強對孫彪三囑咐要冷靜要沉着的那些話，便竭力控制了自己，轉身奔到飯廳去。剛轉過一個彎，便碰着陳強和孫彪三從斜刺裏走出來了。他沒有想到陳強會在這裏，劈頭便